



## 又见同侪并马归

□黄俊生

1940年10月，陈毅率部移师海安，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迁至海安镇广福禅寺，海安一度成为苏北乃至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。座席未暖，陈毅带着粟裕等党政军领导人，前往韩公馆，拜见韩国钧。韩国钧喜出望外，盛邀陈毅和夫人张茜住进韩公馆，以便随时促膝交谈。

韩国钧，字紫石，海安人，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举人，清朝时历任行政、矿务、军事、外交等职，民国后，担任安徽、江苏巡按使，两任江苏省省长。作为清朝与民国的两朝重臣，韩国钧此前并不了解新四军。陈毅率部挥戈东进后，经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穿针引线，以晚辈的身份主动与韩国钧书信往来，阐明新四军抗日救亡的愿望，恳请他出面调停，“纾解内部纠纷”，避免摩擦，合力对外。陈毅书信中说：“紫老为我省耆宿，德高望重，只要登高一呼，万民一定归从，我与管文蔚当枕戈待命。”

陈韩第一次见面是在新四军占领黄桥后的9月15日，陈毅专程到韩公馆拜见韩国钧。这一次见面，颇有戏剧性。交谈中，韩国钧见陈毅学识渊博，谈吐不俗，忽然心念一动，出了一条上联，请陈毅接续下联，颇有点现场面试的意味。

韩国钧出的上联是：

陈韩陈韩，分二层舍二心；  
“层”和陈近音，“舍”和韩同音，意思是说咱初次相识，还需要多多了解。

陈毅不假思索，接道：

国共国共，同一国共一天。

意思是说，国共双方都是中国人，抗日不分彼此。

韩国钧一听，真乃管乐之才，他立起身来，说：“数十年来，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。”说罢，韩国钧着人铺纸研磨，挥笔亲书一联赠送陈毅，联曰：

注述六家胸有甲，立功万里胆包身。

陈毅就着余墨，也书一联回赠：

杖国抗敌，古之遗直。

乡居问政，华夏有人。

从陈毅身上，韩国钧感受到新四军坚决抗日的决心，且为陈毅真诚所感动，遂决意出山，以八十二高龄之身，联络苏北士绅，奔走斡旋，居间调停，劝和促谈。受陈毅委托，在黄逸峰协助下，韩国钧邀请苏北八县知名人士胡显伯、黄醉尘、季方、朱履先、李俊民等，在韩公馆小花厅召开以“停止内战，团结抗日”为主题的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。

10月10日，“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、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”在海安曲塘成立，这就是著名的“苏北联抗”队伍。10月30日，由韩国钧、陈明扬联名邀集的“苏北抗敌和平会议”在海安曲塘召开，新四军代表陈毅、管文蔚、朱克靖，八路军南下部队政

治部主任吴法宪，税警团和保安旅的代表，南通、如皋、海门、启东、泰兴、靖江、泰州、泰县、东台、江都、兴化、高邮等12个县的代表共30余人与会，韩德勤代表拒不到会。韩国钧在会上慷慨陈词：

西安事变，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。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，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。新四军一再退让，韩德勤一再进攻，确属事实。目前政府与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，绝不能抗战救国。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，乃是事实……我们在你们新四军身上，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！

11月7日傍晚，一艘汽艇缓缓停靠在海安镇串场河中坝码头，化名胡服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、冀鲁豫军区司令黄克诚、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，先后跨上河岸，在岸上迎候的陈毅、粟裕、惠浴宇等党政军干部上前一握手、拥抱。面对多年未见的战友，陈毅激动不已，豪情勃发，当场赋诗一首：

十年征战几人回，又见同侪并马归。

江淮河汉今谁属，红旗十月满天飞。

诗人将军的这首诗，在苏中大地迅速传扬，随军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爱萍诵读之后，奉和诗一首，诗曰：

忆昔聆教几多回，抗日江淮旧属归。

新四军与八路军，兄弟共举红旗飞。

当晚，刘少奇一行与陈毅等一起研究

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政权问题。11月15日，苏北临时参政会如期在海安召开，江都、高邮、泰州、扬中、丹阳、泰兴、泰县、靖江、如皋、南通、海门、崇明、东台、盐城、兴化等15个县的380多名代表参会，刘少奇、陈毅出席了会议，刘少奇在会上讲话。会议通过了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议案，那就是不承认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省政府，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，选举黄逸峰为议长，朱克靖、朱履先为副会长，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。任命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。

两天后的11月17日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镇西寺成立。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：叶挺为总指挥，陈毅为副总指挥，在叶挺未过江之前，由陈毅代理总指挥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，赖传珠为参谋长，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。

苏北临时参政会的召开，苏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，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，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的拥护与支持，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由此确立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四章 江海丰碑：那些勇敢的行者



## 打磨匠

□程太和

打磨匠这个职业消失了几十年了，我老家还有一个打磨匠，姓冯，现在90多岁了。我叔叔程继高年轻时也学过打磨，我曾听他说过打磨的那些往事。

旧时，老百姓吃的面粉、糝儿、糗子，牲畜吃的饲料等，都是通过石磨碾磨而成的。本地的石磨一般都是岗岩石块，经过人工打凿而成的。圆形的石磨，上下两片。上下片石磨都凿有突出的或凹下去的齿和槽口。凹下去的槽口，又称“龙口”。下片石磨中心有木制的轴芯凸出，称“公磨”；上片石磨中心有轴套，称“母磨”。上片石磨旁边有两个圆形的磨眼。下片固定在磨盘（又称“磨堂”）上，上片合在下片上。上片通过牛拉、驴拉、人推或者手牵而转动，粮食从磨眼里流进两片之间被磨碎。民间有谜语说：“一个龟，一个鳖；一个爬，一个歇。”谜底就是“石磨磨粮”。石磨时间用长了，凹下去的齿和槽口渐渐磨平，磨碎粮食的速度就渐渐慢下来，故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请打磨匠师傅打凿一次。打磨匠师傅的工具是一柄打磨锤，以及若干规格的大小钢钎。打凿石磨时，将石磨搁在两张大凳上，齿口一面向上，师傅戴着平光眼镜（防止石屑飞溅伤到眼睛），一手拿着打磨锤，一手握住钢钎，对准石磨的槽口反复打凿，称“洗龙口”。经打磨匠刚刚打凿过的石磨，在磨粮时牵拉要吃力一些，但磨碎粮食的速度明显加快了。过去农家孩子十几岁就跟在大人后面牵拉石磨劳作了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叔叔曾跟我说，过去跟在师傅后面学习打磨是件很辛苦的事。学习打磨虽没有学习木工等手工艺复杂，但也要两年时间。学习打磨，要订立师徒契约。师徒契约的大致内容为：经×××介绍，徒弟×××拜于×××师傅名下为徒，一次交学徒费大麦×石，学徒期两年。自带铺席，生死病痛等事宜概与师傅无涉。如徒弟有走失拐带情事，则由介绍人负责追索……。学徒期间无工资报酬，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，还要给师傅送礼。徒工生活苦，劳动强度大。吃饭要在人后，吃要要在人前；干活要在人前，歇息要在人后。师傅家的家务琐事要“见眼生勤”，一概包揽。早晨起来，扫地、帮师傅倒尿壶；白天，帮师傅家挑水，烧锅煮饭、带小孩，样样都要做。到了用户家中，把石磨翻起，抬到凳子上，都是徒弟与主人的事。师傅对徒弟一般都不直接传授技艺，徒工靠平时耳濡目染，揣摩自学。当然，也有些师傅出于对徒弟的责任感，会精心传艺，指导徒工实习，掌握打凿石磨的基本功。正如旧时流传的那句俗语“师傅领进门，学艺在各人”，这句话乃是师徒关系的真实写照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农村用电普及后，不少村组（时称大队、生产队）都建起了粮食加工厂，石磨就用得越来越少了，打磨匠这个职业也逐渐消失了。现在还记得打磨事儿的人，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了。



## 陪友人登狼山

□张健

狼山在南通城外，临江而立，高不过百余丈，却因这平原上突兀而起，鹤立鸡群，便成了苏中地区的名胜。我是如皋人，对于此山，原并未十分在意。前日来了个苏北的朋友，在盐城经营一家建筑公司，听说南通有个狼山，便嚷着要去看。我想也是的，他们苏北多是平地，也只有个花果山，便无他山，无怪乎对狼山如此向往。同行的还有两位，一位是友人的同事，另一位是我的表弟。四人商议已定，次日一早，便驱车前往。

车行约莫一个时辰，远远便见那狼山的轮廓，在晨雾中显出一种青灰色。友人摇下车窗，伸长了脖颈：“这便是狼山吗？果然名不虚传！”他叫道。

人得山门，迎面是一段石阶，蜿蜒向上。石阶两旁，古木参天，枝叶交错，漏下斑驳的阳光。友人兴致极高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向上蹿去。他那同事紧随其后，不多时便气喘如牛。我与表弟在后慢慢踱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。

“这狼山，何以名为狼？”表弟忽然问道。

我答：“传说古时有白狼出没，故而得名。也有人说山形似狼，你瞧那山顶的轮廓——”

表弟眯眼望去，摇头道：“我怎么看都不像狼！”

正说笑间，忽听前方友人大声招呼：“快来看！这里有块古碑！”我们赶上前去，果见道旁立着一块石碑，字迹已模糊不清，只隐约辨得“唐”“僧”等几个字。旁边立着说明牌，上书此为唐代鉴真和尚东渡前驻足之地云云。友人肃然起敬，双手合十，竟拜了三拜。他那同事忙掏出手机，对着石碑“咔嚓咔嚓”拍个不停。

“鉴真和尚确曾在此停留吗？”表弟低声问我。

我神秘地笑道：“据说鉴真和尚六次

东渡日本，有两次经过狼山呢。”表弟竟张大了嘴巴。

继续上行，山道渐陡。友人的同事早已汗流浹背，面色通红，活像一只煮熟的螃蟹。他脱了外套搭在肩上，露出腰间一圈肥肉，在阳光下白得耀眼。友人却仍精神抖擞，不时回头催促我们快些。半山腰有座小亭，我们便暂歇片刻。亭中有小贩卖卖饮料零食，价格自然是山下的三倍有余。友人买了四瓶水，分给我们。我道了谢，拧开瓶盖饮了一口，竟是温热的，想必已在太阳下晒了多时。

凭栏远眺，长江如带，舟楫往来。江对岸的景物朦胧可见，那是常熟地界了。友人极目远望，忽然叹道：“登高望远，果然心旷神怡！我们苏北哪有这等景致！”他那同事接口道：“正是正是，这一趟来得值了。”

歇息片刻，继续攀登。石阶越发陡峭，游人却不见少。有一家老小，扶老携幼，走走停停；有青年情侣，女的气喘吁吁，男的在一旁鼓劲；还有一队学生，由老师领着，叽叽喳喳如一群麻雀。众人脸上都泛着红光，不知是兴奋还是疲惫所致。

终于登顶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一座寺庙矗立在山巅，金碧辉煌，香烟缭绕。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，有拍照的，有休息的，更多的是排队进香的信众。友人兴奋道：“这便是著名的支云塔了！我们快去上香！”我抬头望去，那塔高七层，飞檐翘角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塔前香炉中，香烟袅袅上升，与天空中的几缕白云混在一处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了。进得大殿，佛像庄严，金光灿灿。殿内人头攒动，香客们争先恐后地挤向前去，都想离佛近些再近些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乡政府当文书，当时南通市档案馆有个培训班，

我和夏堡乡办公室的刘俊兄培训结束后第一次来过狼山。当时庙宇远没有如今这般华丽，香客也没这么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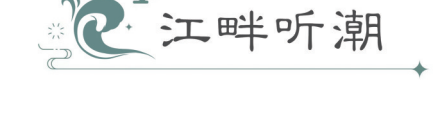
下山时，我们选了另一条路，较为平缓。沿途多有小摊贩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有卖狼山特产的，什么狼山茶、狼山鸡；有卖工艺品的，什么红木雕刻小件、板鹁风筝；更多的是卖小佛件的，都号称是“开过光”的。友人又买了几包所谓的“狼山茶”，说是带回去孝敬岳父大人。

下得山来，已是午后。我们在山脚下的饭店用了午饭，四菜一汤，花费近四百元。友人抢着付了账，说是感谢我们一路陪伴。饭毕，驱车返回。车上，友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日所见，说狼山如何灵验，风景如何秀美，下次还要带家人来云云。他那同事已靠在座位上睡着了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，忽然想起第一次登狼山的情景。那时山道还没这么平整，庙宇也没这么华丽，游人更是稀少。我与刘俊兄慢慢走着，他不时指着路边的花草告诉我名字。由于当时天色已晚，在山顶，我们没进香，只是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长江，便下山了。那时的记忆，如今想来，竟比今日所见更为清晰。

回家后，我找出旧相册，翻到那张泛黄的照片——刘俊兄与我站在狼山顶上，背后是简陋的庙宇，远处长江如练。那时的狼山，与今日相比，更近于自然。

人们总说山不会变，变的只是看山的人。但今日之狼山，与记忆中相比，确实大不相同了。不知是山变了，还是我变了，抑或我们都变了。



## 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烈士邵双：敌后抗日中坚力量

□钱广裕

在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，邵双革命烈士深入敌后、英勇就义的故事家喻户晓，令人潸然泪下。

邵双是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人，原南通县城南区游击队战士。1910年8月，邵双生于贫苦农民家庭，1938年农历二月十六，日寇侵犯南通，作为热血青年，邵双目睹日寇烧杀肆虐，对侵略者恨之入骨，于是，他瞒着父母，将家中“值钱”的东西卖掉，加入抗日游击队参与抗日革命活动。1943年，中共四专署和地委颁布《抗日戒严令》和《关于动员反“清乡”的报告提纲》，邵双积极行动，向组织提出抗日诸多宝贵意见。日本侵略者出台反“清乡”协定，形势十分严峻，邵双加入抗日队伍，不怕牺牲的精神难能可贵。

当时无论是警卫团战士，还是游击队战士，虽然抗日信心百倍，但是缺少枪支弹药。邵双接到上级交给的夺枪任务。1943年末，邵双在秦灶镇一带深入日伪后方，探测到小火药仓库。秦灶镇戒备甚严，岗哨林立还设了几座碉堡，日寇虎视眈眈登高眺望监视着小镇上的一切，在里外三四道岗哨下，一般人不得进入枪支弹药库。邵双学会了几句日本话，扮成伙夫，一面将荤素食品送进伙房，一面眼观四方，心里对枪支“馋”得痒痒的。伪军警戒比较松懈，在岗哨哨兵不在意的情况下，邵双背上一捆枪，挑着菜担子迅速离开。这时，炮楼上的日军哨兵发现了他，穷追不舍，最后“砰”的一枪，邵双俯身一倒，子弹从后背穿过前胸，离左心房约半寸许，左肺上部打穿一个洞。枪夺到了，邵双却受了重伤，在战友火速撤退下，才被救出。战友们驮的驮，背的背，千方百计奔跑十数里，将邵双连夜送到家中。父母吓得差点晕倒，连忙麻烦亲友请高明的医生治疗枪伤。亲友也没搞清枪伤的来龙去脉，就人托人请了一个高明的“外科名医”。谁知这“名医”就是汉奸，见眼前的“病人”不像是一般外伤，而是枪伤，马上报告日军宪兵大队，一下子来了二三百个日伪军，将邵宅重重包围。邵双在床上被拖了出来，日寇押解邵双奔赴刑场前，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驻地，邵双双目圆睁不予回答。忽然附近有响动，日寇伪军一惊，误以为游击战士来“劫法场”，匆忙将绳捆索绑的邵双推推搡搡投向滴水成冰的戴家桥下河中。豪气满怀的游击队战士邵双，就这样丢下孤儿寡妻和年迈的父母英年早逝了。

邵双虽然走了，但是他英勇无畏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投身革命事业。邵双烈士安葬在彦明公墓，每年都有人慕名前来送花纪念。为国家、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，人民不会忘记。



##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（八十四）

“我们都是飞行军”（抗日英烈名一） 武士敏  
作者：朱建铭 评析：杨耀学  
武士敏，字勉之，河北怀安人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长，1941年9月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，终年49岁。2014年9月，武士敏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们要缅怀英烈，牢记历史，珍爱和平。

为这位抗日英雄的英名制谜，“敏”字应是谜眼。武士敏，自然是“当兵的动作快”。应当明确，“敏”不仅有快的意思，还有“出其不意”“突然”的意境。如此，可用“速战速决”或者“兵贵神速”为面，后者的“神”和“速”将“敏”的这两种状态托出，十分贴切，但这种思路人人可达，撞车在所难免。

在毛泽东诗词中，有下述两句似可用：“七百里驱十五日”是说部队跑得快；“飞将军自重霄入”是说出其不意，这个“飞”字既有快又有“从天而降”之奇。本谜作者也从“飞”字立意，从《游击队歌》里找到一句“我们都是飞行军”，“军”就是“武士”，“飞行”则扣“敏”无疑，更妙的是本歌曲乃抗日歌曲，扣抗日英雄乃天定良缘。在歌曲中，本句的下句是“哪怕山高水又深”，以“飞行”强调作战能力，不怕困难；如今单摘此句挂面，只取“飞行”的“快”和“突然”意，成稳妥之作。

笔者喜爱本谜，还因为《游击队歌》是抗日电影《扑不灭的火焰》之插曲，而该电影取材汾阳，是颂扬汾阳著名抗日英雄蒋万寿的。谜底“武士敏”将军牺牲于山西沁水，沁水县曾一度改名为“士敏县”。我乃山西汾阳人，读此谜作故倍感亲切。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

## 药底下的个甘草

药底下的个甘草：甘草是一种传统中药材，用途极广泛，有“十方九草”之说，这里用来讽刺那些不甘寂寞、好出风头、凡事都要插足的人。

吃饭粮食，阎王打八十；揶揄吃了某种食物又不承认的人。大眼相小眼，伙计看老板：大家面面相觑，无人出头做决断。喇里说，喇里散：不把私下里说的话散播到别处。到喇里，说喇里话：到时候再说，现在不要为尚未发生的事情浪费精力。

摘自教小平《南通方言考》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，欢迎来稿：wyhappy781@163.com。